

# 教會改革 500 年香港積極交流

本刊編輯室

1517 年 10 月 31 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會大門上張貼了日後著名的《九十五條》，要求教會正視本身信仰生活的問題，結果是被天主教會處以絕罰，而馬丁路德本人亦宣佈脫離天主教會而自立，影響所及，發展出基督新教各宗派。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在其後數百年一直處於互相競爭甚或相互敵視的狀態。直到二十世紀初普世合一運動的出現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召開，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的各個宗派，才開始拆牆修橋，探討教會的合一之道。今年作為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在香港的基督宗教團體積極交流當中的意義。本刊嘗試摘取其中一些專家的意見以饗讀者。首先介紹蒲錦昌牧師題為「從衝突到共融」的專文（見《公教報》2017 年 4 月 23 日專頁 12,13），文中他提出在未來天主教與新教可以更進一步合作的五大範疇。

**1. 教義方面：**每個教會傳統和宗派均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甚至對教義的詮釋，教義上的分歧也構成了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天主教會和信義宗就在聆聽、對話和相互理解的情況下，先後發表了《因信稱義／成義教義的聯合聲明》

(1999) 及《從衝突到共融，信義宗—天主教 2017 年共同紀念教會改革》(2013)，顯示出大家找到了合適的語言來表達共同的信仰。

**2. 靈修方面：**教會經歷了差不多二千年的歷史，有非常豐富的靈修傳統與遺產，值得各教會繼承和共享。可惜基督新教在教會改革時把其中不少也改革掉了。……近年不少基督新教的牧者及信徒，重新發現天主教所承繼的豐富靈性遺產，因而向其學習和在教會內推廣。……至於馬丁路德開始而在基督新教各宗派普遍都有的聖經學習氣氛和熱誠，因而出現大量聖經導論、注釋及查經書籍等，大概也影響到天主教會近年重視釋經書的出版及推動信徒閱讀聖經。可以說，影響是雙方面的。

**3. 禮儀方面：**基督新教宗派甚多，各自成一體系，結果自然發展出不同的禮儀。基督徒採用的禮儀均可能不同，也構成了宗派之間的隔膜。……過去，中國教會不同宗派合力完成的《普天崇拜》和《普天頌讚》正是這方面努力的成果。天主教、正教會和基督新教，也大可以在崇拜禮儀、詩歌等方面多交流，以至形成互相學習，共同承繼的遺產。

**4. 見証方面：**天主教會和基督新教中均有社會見証的元素。天主教的正義和平委員會、勞工事務委員會就與協進會的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會有非常友好和長期合作的關係。……普世教會協會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公義、具參與性及可持續」的社會遠象，與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和教宗方濟各的勸諭如《願你受頌讚》亦有不少不謀而合之處，在生

態關懷、和平工作、反戰、反核武等議題上，其實有不少可合作的空間。

**5. 牧民方面：**如果大家視對方為同一個「獨一、神聖、大公、使徒所傳」的教會的肢體，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均持開放與正面的態度與其他宗派牧者來往和合作，一些會友的需要可能因此得以滿足，一些資源可能因而更有效的共享，一些神恩可能藉此得到更大的發揮。……不同宗派一起聯合舉辦的課程，可能更容易安排合適的講員。

另一方面，天主教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於 4 月 25 日合辦《從衝突到共融》講座。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歷史學教授郭偉基神父在講座上談馬丁路德所身處時代前後三百年間天主教經歷的變革；他提出教會任何時代都需要革新，雖然在過程中會遇到張力或失敗，但經歷轉折後仍可得到成果。革新上有不少挫折，例如 1409 年的比薩大公會議未能解決問題，待十年後康士坦斯大公會議始能解決；教會多次想革除濫權情況以及改革司鐸培育，但均遇上阻力，其中改革司鐸培育則要待特倫多大公會議才有顯著進展。

因此，郭神父指特倫多會議並非針對馬丁路德的改革而起，乃出於教會本身的需要；而在馬丁路德之前，已有其他教會領袖主張改革，包括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1324-1384) 及捷克的約翰胡斯 (Jan Hus 1369-1415)；他們均斷言教會已變得富裕而腐敗而失去了初期教會的神貧精神。再者，路德原意並非分裂教會，而路德等革新者亦有承接教父傳統。從「亞維農時代到特利騰大公會議」，天主教

會得到很好的反省，以改革自身的種種不足。特利騰大公會議之前，改革早就由教會基層（身體）開始；隨後教會上層（頭顱）亦出現了改革的創舉，例如尼古拉顧沙（Cardinal 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出任秘深（Brixen）教區主教時，即推行由教區中樞（教會頭部）所作的全面革新。教宗作為一個忠信的基督徒個體，必須履行個人的改革。

郭神父引 *Consilium* 的作者之一剛泰廉樞機（Gasparo Contarini）在 1517 年之前在談論主教的職責時，已力主進行個人改革，作為更大範圍改革的起點。郭神父引梵二《教會憲章》第 8 節所說，「教會在自己的懷抱中，卻有罪人，教會是聖的，同時卻常需要潔煉，不斷地實行補贖，追求革新。」亦引杜樂思所說，「教會存在一個未完美但可能完美的狀態。」（Avery Dulles, *The Church always in need of reform*, p.39”）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葉菁華博士在同一講座中談到馬丁路德的神學思想，他提出教會改革卻不只是神學問題，也包括教會體制、政教關係、歐洲各地的民族意識。教會改革為歐洲以至整個世界帶來巨大改變，包括：宗派戰爭三十年；其後訂立了 *Peace of Westphalia*，奠定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格局。路德改革，降低教會作為中介的地位；強調信徒可以自行解釋聖經，加速了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冒現，打破聖俗二分的世界觀；神職人員與從事俗世工作者，皆為事奉上主。

談到華人教會內的合一，葉菁華指神學及聖經用語譯名不一定造成障礙。他指本地神學學者早前合作擬訂《尼西亞

信經》中譯本；教會團體未來可從共同版本的詩歌著手，透過普及的渠道交流。他在「反思」的部份提出有關「聖餐」方面，他列舉三個不同傳統的聖餐觀：

路德：基督肉身臨在

加爾文：基督屬靈臨在

慈運理(Ulrich Zwingli)：基督象徵性臨在（記念）

葉菁華強調天主教與信義宗對聖餐的看法，比起基督新教不同宗派對聖餐的看法更加相近，強調基督臨在的聖餐中十分的重要；如此才可以體現耶穌基督是「生命之糧」。不同的聖餐觀並非不可並存，有些教會的「聖餐禮文」的寫法，容許各有不同的解讀。

葉菁華在總結時談到，基督宗教在今日要處理的一項重大問題是：如何讓教會改革避免流於教派主義？

至於教會合一運動的當前任務，有以下三方面：

(一) 語言的不同（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如何解決？

(二) 如何促進互相學習？

(三) 如何達致在世界中的共同見證？

問答環節上，曾參與《從衝突到共融》中譯工作的信義會李廣生牧師說，該譯本採用「上主」，而非「天主」或「上帝」，以達致共同語言。郭偉基神父在回答問題時也指出，「因信成義」這概念並非由馬丁路德首創，其實早在公元 529 年奧倫治大公會議的結論中，經已採用這概念。

香港天主教會與信義宗定於 2017 年 7 月在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有關《從衝突到共融》的中譯本簽署儀式。□